

特 258

35



始





持 258
35



渡貫勇編

漢文題選

卷下



東京 光風館藏版

例言

- 一、本書は中學上級生漢文副讀本として編纂せり。
- 一、上卷は第四學年用、下卷は第五學年用に充つ。
- 一、上級學校受験準備の爲に編纂したるものなれば中學校補習科及び講習會用として必適なるべきを信ず。

編者識

漢文題選 卷下

目次

| | | |
|------|---------|--|
| 目次終 | 論孟續文近蒙小 | |
| 試驗問題 | 語子文章軌範 | |
| 練習問題 | 文章軌範 | |

六四二二三一一二
〇〇五八七〇〇七九題

九八七五四三二一
四〇二三五〇五五頁

本書の編纂校訂は、吉田三男也、澤田總清、山本文彦三氏の協力に依る、爰に記して其勞を謝す。

漢文題選 卷下

小學

一

弟子職管子ノ
篇名。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二

曲禮禮記ノ篇
名。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菴ノソム
裁災

三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

四

孔子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五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

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六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七

式車前ノ横木
ニヨリカ、リ
テ敬禮ス。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八

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九

龍伯高名八述
伯高八字
杜季良名八保
季良八字

鷺音ボク家鴨
ナリ

馬援兄子嚴敦竝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遣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一〇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

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二

范魯公戒從子詩曰。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三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

橫渠先生。宋ノ張載。橫渠ハ地名。

濂溪周先生。宋ノ周敦頤。濂溪ハ地名。

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三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四

濂溪周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五

范忠宣公忠宣
ハ宋ノ范純仁
ノ諱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之地位也。

二六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二七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呂氏名ハ本中
宋ノ人

二八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二九

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癒。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三〇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

賁育孟賁夏育
古ノ力者

一力一僕

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三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三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閭外多事。千緒萬

劉寬後漢ノ弘農ノ人

陶侃晉ノ鄱陽ノ人

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三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三

劉忠定公忠定
ハ宋ノ劉安世
ノ諡

隱括イシクワ
ツ。矯メ正ス
ナリ。驥ハ曲
ヲ矯ムルモノ
括ハ方ヲ正ス
モノナリ。

仲車徐積ノ字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

三五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三六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

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勵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

三七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張文節公文節
ハ宋ノ張智ノ
諡

二六

司馬溫公曰。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二七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聞喜宴。始メテ進士トナレル者ニ天子ヨリ禮部院ニ於テ宴ヲ賜ハル之ヲ聞喜宴トイフ。

蒙 求

一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惟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劉備屯新野。徐庶見之。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與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勿復言。及稱尊號。以亮為丞相。

二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蜀志。三國志中ノ蜀志。

家語。孔子家語。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三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宣帝時。爲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七ツ、魯ノ國
ニ屬ス。

四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倣丁公也。

五

前漢王陵。沛人。高祖起。陵亦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迺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左傳曰。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故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六

七

前漢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樂為用。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八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廻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

九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

王敬重焉。

一〇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尙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二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說苑。ゼイエン。
漢ノ劉向ノ撰。

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

三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

屈原。名ハ平。字ハ原。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弗為。

四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

樂廣。樂八姓。廣八名。
衛瓘。字八伯玉。江東安邑縣人。
王衍。字八夷甫。

歎美如此。

五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六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

孤竹國名。

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盜。

一七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大司農、穀貨ヲ
司ル官

近思錄

一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二

伊川先生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

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

三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四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五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六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七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他箇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

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堯夫、邵康節、名
ハ雅、字ヲ堯夫
トイフ。

文章軌範

一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韓愈 與于襄陽書）

二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韓愈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三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杜牧 阿房宮賦）

四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韓愈 答陳商書）

五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六

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韓愈 原毀)

七

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韓愈 爭臣論)

八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韓愈 爭臣論)

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歐陽修 朋黨論)

二〇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歐陽修 縱囚論)

二

羽項羽
卿子冠軍楚
將宋義
增范增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蘇軾 范增論)

三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蘇軾 龜銘)

三三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蘇軾 留侯論）

西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蘇軾 留侯論）

一五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軾 始皇論）

一六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韓愈 原道）

一七

貞觀太宗ノ年
號開元玄宗ノ年
號房杜姚宋房玄
齡杜如晦姚崇
宋瑒
八代後漢魏晉
宋齊梁陳隋
忠犯人主之怒
トハ上書シテ
憲宗ガ佛骨ヲ
迎フルヲ諫メ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胡詮 上高宗封事)

一八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シヲイフ。帥
勇奪三軍之帥
トハ命ヲ奉ジ
テ鎮州ニ赴キ
テ王廷湊ニ順逆
ヲ論セシヲイフ

一九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韓愈 師說)

二〇

凡吏於上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柳宗元 送薛存義序）

三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師獎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諸葛亮 前出師表）

三

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子。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韓愈 送浮屠文暢師序）

三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三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范仲淹 岳陽樓記）

三五

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
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
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
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
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

（蘇軾 三槐堂銘）

二六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

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
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蘇軾 前赤壁賦）

二七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
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
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蘇軾 前赤壁賦）

二八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蘇軾 前赤壁賦）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蘇軾 前赤壁賦)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陶潛 歸去來辭)

續文章軌範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司馬遷 伯夷傳)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

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王符 潜夫貴忠論）

三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

（王符 潜夫貴忠論）

四

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

五代唐虞夏殷周

息夫董賢漢ノ
袁帝ノ臣

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王符 潜夫貴忠論）

五

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日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王符 潜夫貴忠論）

六

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門樞朽也。常苦崇

財貨而行驕僭耳。

（王符 潜夫貴忠論）

七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韓非 說難）

八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司馬相如 上諫獵書）

九

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徐偉長 法象論）

一〇

當秦之末。豪傑竝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班彪 王命論）

二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

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

(歐陽修 本論)

三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於立志。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齊。志其可不尚乎。(朱伯賢 論志)

三

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拓八州而朝同列。百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八州。秦ノ時天下ハ冀克青徐雍揚荆豫梁ノ九州ニシテ秦ハ雍州ニ據ル。殺函ト函谷關ト。七廟。孝公ヨリ始皇マデ七世。

(賈誼 過秦論)

一四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墨籍 論貴粟)

一五

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盈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秦之所以亡天下也。(路溫舒 上尚德報刑書)

一六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蘇軾 喜雨亭記)

一七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司馬光 諫院題名記)

孟子 子

一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上)

梁惠王。魏侯爵
ナリ。大梁ニ都
シ。僭シテ王ト
稱シ。諡シテ惠
ト云フ。
征ハ取ルナリ。

二

數罟數ハ密罟
ハ網
洿ハ竄下ノ地
水ノ聚ル所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同前)

三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前)

四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同前)

五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刃ノ上及ビ政
ノ上ニ以字ヲ
加ヘテ看ル。

俑ハ葬ニ從フ
木偶人ナリ。

魏ハ本ト晉ノ
大夫魏斯韓氏
趙氏ト共ニ晉
ノ地ヲ分チ號
シテ三晉ト曰
フ故ニ惠王猶
ホ自ラ晉國ト
謂フ。
比タメニ。

易經、易ハ治、轉ハ転

征ハ正、其罪ヲ正スナリ

襄王、惠王ノ子名ハ轉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同前)

六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

領、頸ナリ

園、鳥獸ヲ畜育スル處。傳ハ古書ヲ謂フ。芻ハ草、藁ハ薪ナリ

阱、地ニ坎シテ獸ヲ陷ル、モテ

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同前)

七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襄惠王下)

八

比ハ及ナリ。
士師獄官。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同前)

九

子襄ハ曾子ノ
弟子。夫子ハ孔
子ナリ。
縮ハ直ナリ。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寬褐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上)

一〇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同前)

二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同前)

三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

惟揚ハ驚動ノ
貌。惻ハ傷ノ切
隱ハ痛ノ深キ
ナリ。
内ハ結ナリ。
聲ハ名ナリ。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同前)

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同前)

四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

舜ノ微ナリシ
トキ。歷山ニ耕
シ。河濱ニ陶シ。
雷澤ニ漁ス。

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公孫丑下)

五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同前)

六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女家ハ夫ノ家
夫子ハ夫ナリ。

(滕文公下)

二七

廣居ハ仁ナリ、
正位ハ禮ナリ、
大道ハ義ナリ、
淫ハ其心ヲ蕩
スルナリ、移ハ
其節ヲ變ズル
ナリ、屈ハ其志
ヲ挫クナリ。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同前)

二八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同前)

二九

太甲書經ノ篇名。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離婁上)

三〇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同前)

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下)

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同前)

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盈科。盈。八。滿。ナ。リ。科。八。坎。ナ。リ。放。八。至。ナ。リ。聲。聞。八。名。譽。情。ハ。實。ナ。リ。

從。八。縱。ナ。リ。戮。八。辱。ナ。リ。狠。八。忿。戾。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同前)

二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同前)

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萬章下)

二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同前)

二七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同前)

尙ハ上ト同ジ、
進ミテ上ルヲ
謂フ。
頌ハ誦ト通ズ。

二八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二九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同前)

三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把、拱ハ兩手
ニテ圍ム所、把
ハ一手ニテ握
ル所。

信ハ伸ト同ジ。

類ハ比ナリ。

(同前)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同前)

三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

三

衡ハ横ト同ジ。

法家ハ法度ノ世臣拂士ハ補弼ノ賢士。

孟子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同前)

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盡心上)

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整ハ齊王ノ子
ナリ。
尙ハ高ナリ。

三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同前)

三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盡心下)

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同前)

論語

一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學而第二)

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同前)

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同前)

四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同前)

五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同前)

六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爲政第三)

七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同前)

八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里仁第四)

九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前)

一〇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曾子名八參。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治長第五)

二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同前)

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第六)

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同前)

事ハ止ナリ。

一四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同前)

一五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第八)

一六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同前)

一七

伎ハ害。求ハ貪。威ハ善ナリ。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第九)

一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同前)

一九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第十二)

二〇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

上ハ加ナリ。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子路第十三)

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同前)

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第十五)

三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前)

二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陽貨第十七)

二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同前)

子貢名八賜

子游名八偃。時
=武城ノ宰夕
リ。

練習問題

〔一〕南北朝時。晉徵士陶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爲彭澤令八十日。郡督郵至。吏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十八史略卷四 南北朝 宋）

〔二〕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吠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唐宋八家文卷十二 豐樂亭記）

〔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卷七十四 孟子列傳）

〔四〕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陳轅）

〔五〕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亦不思而已矣。（王陽明 送梁日學序）

〔六〕石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曰ハ原文云ニ
作ル

〔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括〕

賁育孟賁夏育古ノ勇者ナリ。

〔八〕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

〔文章軌範卷三 留侯論〕

〔九〕始伍子胥與申包胥為交。子胥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十〕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文章軌範卷六 柳子厚墓誌銘〕

〔十一〕假令韓信學道謙遜。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

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三〕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

（唐宋八家文卷二 張中丞傳後序）

〔四〕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史記卷八十七 李斯傳）

〔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 子罕第九）

〔六〕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 憲問第十四）

〔六〕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古文真寶後集卷之十 爲人求薦書）

〔七〕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孳孳孑立。形影相弔。（讀文章軌範卷六 陳情表）

〔八〕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九〕秦人恐喝諸侯。求割地。有洛陽人蘇秦。遊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親。燕資之。以至趙。說肅侯曰。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必破矣。為大王計。莫若六國從親以擯秦。

（十八史略卷一 春秋戰國趙）

子貢名八賜

〔二〇〕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 學而第二）

〔三一〕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讜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史記卷七 項羽本記）

〔三二〕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文章軌範卷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三三〕趙良見商君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三四〕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三〕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唐宋八家文卷二十三 李氏山房藏書記)

〔三六〕燕之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

(史記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

〔三七〕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

不至於九也。(唐宋八家文卷十六 明論)

〔三八〕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唐宋八家文卷一 進學解)

〔三九〕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望ハ怨ナリ。

〔四〇〕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

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

（唐宋八家文卷十六 明論）

〔三〕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三〕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韓非子卷七 喻老篇）

宜殆ト同ジ。

〔三〕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唐宋八家文卷三十 讀孟嘗君傳）

〔三〕諸將問韓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三〕夫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

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互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是非學者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唐宋八家文卷十一 與張秀才第二書）

【美】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 顏淵第十二）

【毛】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唐宋八家文卷十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美】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卷十一 告子上）

【三九】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 里仁第四）

【四〇】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唐宋八家文卷一 伯夷頌）

得之

試驗問題

(自昭和十二年度至同十五年度)

〔一〕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

(東京高師)

〔二〕 賢不肖在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在乎天。名聲之善惡在乎人。在於己者吾將勉之。在乎天在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

(廣島高師)

〔三〕 君子之於世。視生死貴賤。如手之俯仰。不以動其意。而一以義裁之。義宜死也。雖假之以百齡之壽。不苟生也。義宜賤也。雖誘之以三公之爵。不苟貴也。其好惡豈悖於人情哉。衆人徇於利。故

好惡失其中。君子於義也明。故審於輕重也。

(廣島高師)

〔四〕 人方年富力強之間。當夙興夜寐。惕厲勤勉。以成其德也。苟悠悠過歲月。至於老大。則徒自悔焉。而不可及。故爲學者。苟不及時而勤。則猶草木當發生之時。而闕灌培之功。雖未遽枯槁。然幹瘦枝瘁。終不能暢茂焉。此學者之所當深慮也。

(海兵)

〔五〕 自幼讀史漢諸書。雖與人言語應酬。了其義自若。間讀近思錄。非朝爽神旺。夜寂心淨。則不能了之。辭章之妙。在目易見。義理之奧。在心難分。能使我心安舒。不擾於外。則其難者可以易矣。非進一層。不能至其位也。

(浪速高)

〔六〕 傳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謂其所學者同而用心異也。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也。苟非明辨而深省之。則得之於己者。亦將爲欲見知於人之歸矣。

(長崎高商)

〔七〕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之以誠也。若未得為得。未信為信。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

(浦和高)

〔八〕 明主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為之盡。而莫敢負之。

(一高)

〔九〕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豈有二理哉。

(東京高)

〔一〇〕 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

(大阪高)

〔一一〕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古人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

(橫濱高商)

〔一二〕 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至於怠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神宮皇學館)

〔一三〕 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

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

(神宮皇學館)

〔四〕方孝孺從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孔子之廟堂。求七十子之遺跡。慨然以爲。彼七十子中。顏閔不可幾及。其餘若數子。使與之同時。豈敢讓之。但今世無孔子出。不得所依歸耳。

(四高)

〔五〕後學之於先儒也。固當不可不推尊。然學問之道。天下之公道。其是非非之際。可爲公直之正論也。近世學者。動阿諛曲從于先儒。而習爲俗者何耶。

(廣島高)

〔六〕朋友固當責善。而責善又自有道。其上者。積誠以感動之。其次者。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若誠意不至。而徒爭之以言。嘵嘵不已。最取辱之道也。

(高知高)

〔七〕宋韓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人或譏其所爲者。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弘前高)

〔八〕均是一甕水。樹樹而灌之。雖徧矣不足。一樹而灌之。雖不徧而有餘。夫有餘也。有不繁茂而成長者乎。不足則灌之。猶不灌矣。人之精力。猶夫一甕之水乎。今以有限之力。讀無涯之書。吾見其難濟也。

(弘前高)

〔九〕八日。由山路至東林寺。寺正對香鑪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如城郭。東林在其中。寺門外虎溪本小澗。近時治以磚瓦。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寺僧去磚。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

(福岡高)

博ハ音タン、訓
シキガハラ。

〔一〇〕學得其方。則應事接物。各得其當。自益益人。莫以尙焉。苟少乖其方。則不唯無益。往往貽害。或爲銜智負才之具。或長偏狹忌克之弊。不如不學之爲愈也。人其可不學哉。學其可不知所嚮哉。

(京城帝大廳)

〔一一〕諸葛亮之爲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三書)

〔一二〕許衡(人名)臨終之言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辭官。死後慎勿請諡。但書許某之墓四字。嗚呼。人之將死。其之言也善。觀其言。則衡固亦自知其仕元之非矣。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或滅也。

(七書)

〔一三〕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

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違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

(山口高)

〔一四〕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

(大阪商大高商)

〔一五〕藪孤山六七歲時。父慎庵見其行止躁忙。勵聲叱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既長。將遠遊。乞言諸友。高本紫溟適書斯語。以贈。孤山乃歎曰。余病在於輕忽。先子察諸微兆。紫溟觀諸已形。不可弗慎也。遊學四年。還鄉。乃築讀書之齋。命之曰重。(大阪外語)

〔一六〕士人立身涉世。居官立朝。皆須具有氣節。當言則言。當行則行。持正不阿。方可無愧爲士。

(成城高)

〔一七〕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

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北大豫)

〔二六〕道者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北大農實)

〔二七〕凡事不得其人。其道不明。當天地常闇。非有非常之才。不可得非常之功。思慮以致其謀。大勇以遂其事。而後可大成也。

(北大豫)

〔二八〕古之治天下者。惟恐人之不言也。其能言者。不必問其官。問其人也。

(二早高)

〔二九〕讀書須極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久之自不能舍。汝輩可不及時勉哉。父母不足憑。家業不足憑。自己氣力不足憑。所憑者讀書明理。存心忠厚而已。

(慶大豫)

〔三〇〕藤房直言。歷陳時弊。可謂不負納言之任矣。而帝之不從其言也。則棄君父而歸緇徒。謂之能自晦則可。謂之忠臣則余不知也。諫而不聽。則宜繼之以死也。若使未能死之。而護君於艱難之際。竭力盡心。與王室共存亡。則足以塞責也。今夫脫然棄君父而不顧。豈非一己之私哉。比之惜生苟免者。其何遠之有。

(海樓)

〔三一〕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旅工豫)

〔三二〕朱子論讀書法云。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益軒先生蓋有得于此。觀其所撰述。率皆平實切近。有裨於日用事物間不少矣。人或謂陋且凡。然而較諸世之高談性命。徒自標榜。竟無加損於世教者。吾寧取此。不取彼也。

(浪遠高)

〔三〕赫赫神州。自天祖之命天孫。皇統綿綿。傳諸無窮。天位之尊。猶日月之不可踰。則萬世之下。雖有德匹舜禹。智侔湯武者。亦唯有一意奉上。以亮天功而已。萬一有唱其禪讓之說者。凡大八洲臣民。鳴鼓攻之可也。況藉口託名之徒。豈可使遺種於神州乎。

(建大)

〔美〕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三高)

〔三〕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

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

(神宮皇學館)

〔美〕吾觀物。有秀於類者。尊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

(山口高)

〔註〕又、賢才也、

〔美〕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陛下案秦之故。此搯天下亢。而拊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東京外語)

〔四〕方夫旱魃作虐也。百苗槁。百物罷。人人引領望雲。猶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是非望雲也。望雨也。雲而無雨。將何所望焉。唯

其油然載雨。行之於下土。使槁者勃然以興。病者卒然以起。此其所以爲人物所需也。文能如此。而後有用於天下矣。(大阪外語)

〔四〕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東京商大專)

〔三〕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卻顧而凜然以寒心者也。(四高)

〔三〕神宗熙寧三年。范鎮極言新法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極詆之。遂使致仕。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

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新潟高)

〔四〕書者載古今之事蹟器也。讀書者餘力之所爲也。措急務。讀書立課。以學爲在。讀書也。學與日用扞格。是唯讀書不致其道也。讀書以學之志。則大益也。以讀書爲學。則玩物喪志之徒也。(佐賀高)

〔三〕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耶。蓋子貢言語之士也。長言語者。或短德行。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躬行。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各當其可而已。(二高)

〔三〕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

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三〕

〔四〕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為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戚之則依阿苟同。憚於以正傷恩。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

〔大阪商大〕

〔五〕人之於志也。戶之樞也。人其可無志乎。而立之甚難矣。蓋不立之以勇。則因循苟且。有半途廢之失。不立之以專。則流蕩消耗。有一暴十寒之累。故勇之與專。立志之本也。既勇且專。則天下何事不可成哉。

〔福岡高〕

〔六〕吾人為學。當先自問其入學初心何如。其心必欲學為君子乎。不乎。於此趣向一錯。雖日從事此學。而終身無得。不徒無得。而適足以為長傲飾非之資。故入學之初心。乃途蹊之所由分也。蓋

其心果在於欲為君子。而志願緊切。絕無他念。則為學之本立。斯可以入學矣。

〔瀨岡大藥〕

〔七〕古語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慎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為民道。非亂國則設民陷也。

〔神戶高商〕

〔註〕垤、蟻封也。

〔八〕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終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終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見圖霸而得王者也。

〔水戶高〕

〔九〕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所謂下愚也。

(大東文化)

〔三〕方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至尊。則儼然天祖之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天祖所愛育之裔孫也。苟因人心之所歸一。而設之教條。原於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報本反始。因以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橐籥萬民以爲一心。豈有難成之事哉。方今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

(大東文化)

〔註〕橐籥、鼓舞也。

〔四〕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

(松本萬)

〔五〕易得者易失。物理悉然。至於問學。何獨不然。若講說入乎耳。而通乎心。困學之勞省。而聞道之益速。似宜爲捷徑。然少獨看之功者。目不與字慣。心不與書熟。其入乎耳者。將不久而忘之。假令不忘。性靈之爲開者。無幾。

(佐賀高)

〔六〕亘古今而不易者理也。理具於心。無窮理之功。遂無心得之樂。載籍極博。徒玩物喪志而已。曾何益于性靈哉。

(浦和高)

〔七〕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織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翔高雲。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

(山形高)

〔八〕將帥者心也。羣下者肢節也。其心動以誠。則肢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肢節必背。故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全勝之道也。

(北大豫)

〔註〕 心制者。言以心制下也。

〔五〕 夫讀書有要。苟不得其要。雖讀不能通其意。不如不讀之為勝也。何曰要。曰知讀書何為也。曰熟讀玩味也。此二者讀書之要也。若不知讀書何為。則徒解釋文字。不通於心。不有於身。釋卷而茫然者。是皆記誦訓詁之流。而非真讀書者也。

（水濤）

〔六〕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詩。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東京商大藏）

漢文題選 卷下終

昭和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再版印刷
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修正再版發行

漢文題選 全二冊
定價各四拾錢

著者 渡 貫 勇

發行者 上 原 正 文

印刷者 春山 治部 左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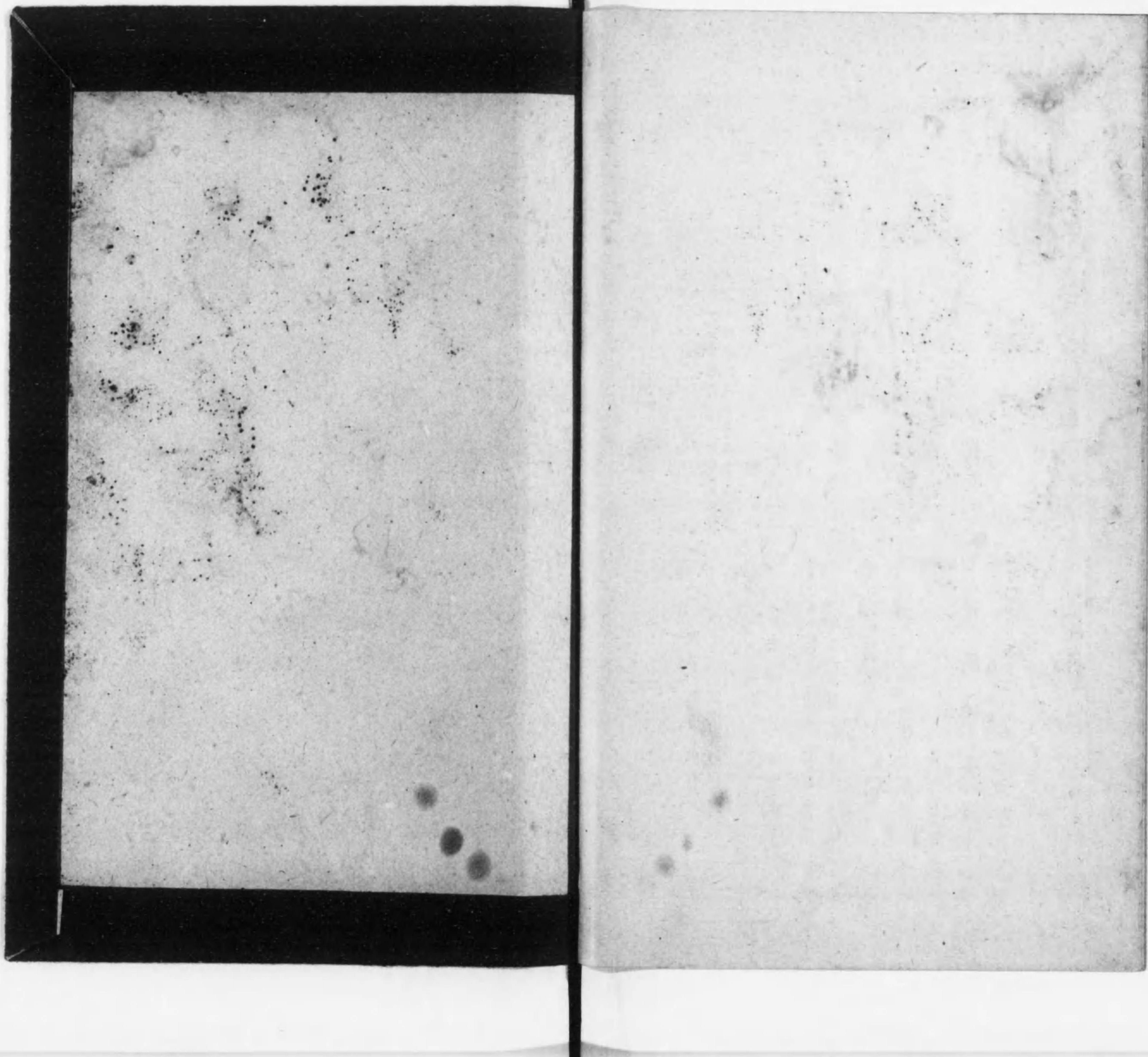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五番地

光風館書店

（電話神田區三〇八七番）
（電話日産東京三二七番）

發行所





終